

尚書欄外書

175
125
7

七



尚書外書七

旅獒



鄒季友曰、案五峰胡氏皇王大紀、以旅獒為成王時事、今觀篇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告武王也、人但見篇首有克商通道之語、以為武王之書、武王克商才六年而崩、遠國未朝、正在成王時、如肅慎越裳皆是也、惟克王時曰、不曰召公而稱大保、所以見其責任有不容自然歟、

旅獒

注公羊傳事見宣公六年踏階而走何休曰踏猶趨處不暇以次

王乃止其物德之致謂德之所致極非指貢物時庸展親時是庸用蔡傳脫訓展說文訓轉猶申也展親謂申親親之道易是交易之易釋為輕易非是人不易物言人貴物賤明王以得人心為務不以得寶物為悅人之與物非可易也惟德其物言明王惟德之貴而不貴乎物德乃其寶物也曰解並失竅德盛止其力德盛謂恭儉惟德也孟子恭者不侮人儉者

正解曰君德當謹者固非一端蓋恭敬禮下乃其德之大者○二畫字者君身說是君之盛德畫之也此說為狎慢忽為侮君子就念曰又豈賢字在內

不奪人即不狎侮也林少穎釋君子小人為位之貴賤是也正義曰太甲曰誓下思恭不可狎侮民也論語云使民如美大祭不可狎侮民也

玩人止喪心錢時曰人指嬖幸之徒而言物指珍奇之類

而言曰公大音重在玩物而兼言玩人何也此書

語多對下大率比類以發明其意如不作無益與

不貴異物意不在上文也故總說玩物喪志即黏

說志以道寧

人是泛言不獨指君子凡上而君子下而小人老

少男女以及侏儒俳優皆是大意則融堂之說可

憑

志以上 道接 志心之所之、志在道、則心得所至而寧靜、何

妄動之有、言則心之聲、志已在道、其各諸言、亦不

離於道而應接、何口過之有、蔡傳人已內外之說、

似巧却差

不作上 人安 錢時曰、上言玩物、只是泛說、次言不貴異物、

雖漸切於弊、而亦未嘗分別中國、外夷、此云犬馬、

云珍禽奇獸、云非其土性、云遠物、則專切西旅之

弊、而言矣、聖賢立言淺深、固自有次第也、犬馬亦

用物也、然非其土性不畜、犬馬非土性且不育、西

旅之弊、奇獸而又非其土性也、而可育於國、采

公於是又推出一節、而言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因

不寶遠物之語、又推出一節、而言所寶惟賢、則迹

人安、可謂展盡底蘊、

土性、群書治要引此作土生、隋唐間在經外尚有

異本、治要所引多是、

注白 蘇氏蓋本國語、周語 史記、今檢二書、並狐作

狼、注恐字訛、

嗚呼止
一簣 不矜、群書治要引。此作不務。

金滕

穆卜

古注穆訓敬、畢竟不可易、卜問諸鬼神、不容不敬、故以穆字配稱、蓋是常語然耳、下文勿穆卜、

何不通之有、注引李氏却鑿、撰異有一說曰、曰本蓋作眩、釋云應太唐衆經音義引

作眩、古眩穆相假借、案此說姑存疑、

公乃止 段玉裁曰、功周本紀魯世家作質、質讀同。鄭

文質之質

鄭玄曰、時為壇、壇於豐、壇墀之處猶存焉。愚案鄭氏此說、是下

文滌侯公歸、兩歸字、有者落、

陳師凱曰、冬官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瓊以禮

廟、瓊如盤、其柄為圭也、愚案、裸圭有瓊、非所乘、所

乘於手者、乃桓圭、信圭、躬圭耳、當如雲漢縵為禮

神之玉、若為所乘於手者、則非裸圭也、故孔注以

為周公乘桓圭、以為贄、蔡氏雖以為裸圭、而遂下

容解、乘字、要之、周公當時亦無酌酒降神之舉、當

依古注為是、

史乃止 丕子即元子也、賁只是職、任、此句謂若尔三

金滕

王在天之靈。是有命元子武王之職。任於上天。則請以且代其身也。所謂責者。如下文事鬼神等是也。

予仁止鬼神

錢時曰。乍者看力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之語。似可疑。然周公必非妄語以欺先王者。武王周公皆聖人也。聖人之德。初不計材藝之多寡。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德不在材藝故也。周公以多材多藝自居。而以君人之天德歸諸武王。如下文所陳。則周公豈自誇多者哉。取能事鬼神。以

代武王之死耳。周公之對三王。一皆實語也。愚觀祝辭至此。因攷武王已八十餘歲。周公豈不知死生有命。且以身代死之事。前此所未聞。何其為辭懇到激切如此。縱武王死。寶命如何便墜。先王如何便無所依歸也。是盖有說。武王九十三歲而後崩。成王方十三。則是時成王之已生與否。固未可知耳。管叔蔡叔。周公親兄弟也。豈不熟識其為人。商民之未易化服。亦周公所深知也。武王尚在。四方知所敬畏。以待嗣子之壯。則庶幾其可保國

本末立。遽以疾終。群小相捷。環視而起。則之事勞誤了之
何如哉。又十餘年後。武王方死。猶未免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此日代死之請。豈得已也。

鄒季支曰。若考之若。宜訓為如。亦與下文不若相
應。

乃元孫之乃。宜如反字看。與不若字呼應。注疏訓
汝叵從。

乃命止
依歸乃命之乃。指既往。意與曾字近。非繼事之詞。
冊祝文恐止此。次節則似口告之辭。

今我止
與珪即命。與大誥即命曰云々同。此節蓋係臨卜
時之語。意與下節連。

乃卜止
是吉鄒季支曰。簠即今鎖也。鎖形如管。簠空中以
受鍵。故或名管。或名簠。以形如竹管也。

一習吉者。兆雖或不同。而其吉則一同。相習也。何
以知其吉也。以啓簠見書。然後知其三龜並是吉

也。上吉是虛。下吉是實。實力大誥朕卜并吉。亦指三龜。
彙纂附錄。引朱子或曰。三王前各一龜。不可從。

公曰止
一人申時行曰。一說永終是圖。是為久遠。子孫之

計亦通。

體猶言此體其者猜度之詞。新命謂以誠意四天
命、將死者再生也、惟永終是圖、宜從申說、予一人
蓋周公自稱也、不可拘以為武王、此節言周公懇
祈無他、惟周家永終之是圖、三王之靈亦了此誠
意、如此則所宜歸俟、三王能念予之所願也。

公歸止
乃瘳

公歸謂自豐而歸也。金騰有數說。孔傳緘之

以金蔡九峰因之正義金騰是遺之名也。藏之於
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鏃之不欲人開也。則是一說

融堂云、金騰即鎖也、王日休因之則又一說、鄒季
友云、金謂鎖也、即所謂簠也、王鄭注、騰束也、詩緄
騰注云、緄繩也、騰約也、廣雅亦云、騰繩也、金以鑰
之、騰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騰、則亦一說矣、
愚案諸說俱未的者、經文已有啓龠之語、則別有
龠矣、不復容變奮為金也、曰釘曰鎖、皆金為之、孰
從、斷其為釘為鎖與否、愚謂騰字有束縛之義、則
此匱蓋以金銅束四隅、及縱橫如棺束、縮二衡三
者、欲其牢固也、簠則匱別設簠、欲其不開也、意理

或如此，然亦憑臆，姑錄以俟查攷。

周公乃 至次節 孔傳以辟為法，以居東為東征，朱子作詩集

傳從旧說，後知其不然，以馬鄭避居之說為是，其

與蔡沈怡可證，愚又謂受流言者周公也，若致辟

則其議宜自二公發，而周公不容自辯，不若避居

之說為得理，且居是居處，東即居也，語意自寬，不

見征伐之意，又罪人斯得，得字極自意味，如曾子

云如得其情之得，與獲字不同，當詳之初起，不知

誰所構，即流言也，居東二年，然後始居其為管蔡

即周公之過，失於忠厚者，得字尤見忠孝之意，明

清諸家從古注者多，如毛大可極口詆譏朱蔡，然

皆矯誣之說，一切不可信。

二公止 敢言 孔傳曰，史百執事言信有此言，周公使我勿

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

孔氏於文義為長，蔡傳命字句非是。

新逆 蔡傳新當作親，引鄭氏詩傳為証，謂鄭氏學

出於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愚案鄭

氏尚書，主杜林漆書古文，非伏生之學。說見古文 鄭

氏學出於馬融，釋文引馬本作親，則鄭氏蓋本馬融也。馬融亦主漆書歟。
錢時曰：新字有久疑，未釋。煥然一新之意。周公終始一心，何新何故，以乃成王心事，故有此語。

大誥

陳大猷曰：武王以公義封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

王若止天命

錢時曰：篇內王曰：皆周公以王命誥，史述當時之語，潤色成文，故謂之王若曰也。此後如大誥

康誥、酒誥、梓材、呂誥、洛誥、多士、君奭、多方之文，獨繫牙與盤庚無異。若謂皆周公所作，則無逸、立政、微子、蔡仲之命等篇，又何其平易也。以此知大誥諸書，乃史氏所說。當時秉筆者適為此文體，故特不同耳。本朝歐、宋二公同脩唐史，其立言斬然不類，是烏足怪哉。
弗弔，猶言不幸，服事也。非指五服，造哲，即致知之功。格，知天命，則其極功也。格，正也。
已予止咸用 王安石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致拒，故用

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用字屬下句，王說是也。天降威，下文亦有此語，愚謂盤庚予豈汝威，用奉畜汝眾，盤庚注，用字屬下，與此注矛盾何邪？
寧王上 越茲蠢三字，當屬下文，越茲及是時也，蠢殷小腆，與蠢彼有苗語法同。
殷小上 小腆，蓋當時之語，猶言小醜餘孽，反鄙申時行舉一說曰，是輕忽之意，此說穩，本注過巧。

今蠢上 錢時曰，民獻乃民中之賢，無爵位者也，故曰十夫，予翼者，為我輔翼也。

鄒季支曰，或云寧武，謂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民獻十夫，與十乱不同，其名不傳，亦與十乱名不傳同，于猶言於是，注訓往不的，救訓撫，只是撫存不壞意。

以尔 以字無釋，蓋亦能左右之，以。
尔庶止 反謂與詰命之音相背，反非自反，非復反，越於也，考翼下當補詔字意看。

肆予上圖功用乃攻治之謂造驅使困苦之謂役遺大投
艱只是一事蓋事莫大於此艱莫艱於此大故上
文曰艱大下文曰大艱其為一事可見曰遺曰投
蓋天不降此艱於武王之時特遺而投之於成王
之世者天意或鍛鍊成就成王成王於是不自諉
也孟子所云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與此同就其
辭以見其意如此義字一字句冒之於邦君多士
尹御之首者蓋揭大義以責之辭綏融堂以慰安
釋是也

錢時曰爾邦君及尔多士尹氏御事惟當斷之以
大義義者宜也執中無權獨執一也偏執一說而
不達乎時措之宜烏足以言義愚案義字隨處有輕重此義字宜說用處者如

融堂所說

已予止
丕基

林之奇曰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
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
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况又卜之吉
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我之征武庚不獨
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

錢時曰、此節專言用卜、所以解上文、王曷不違卜之意也、用與違正相應、

天休于寧王、今天其相民、固皆就人心以見天意、猶不敢自寧、必用卜以決天意之違從、於是明知明命可畏、弼我大業之天意也、

王曰止

休畢、林之奇曰、武庚之叛、是天之閉塞、以使我必

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錢時曰、上文語畢而又再詰、故著王曰以別之、然

此節大旨、却亦專是發明上文、不可不和成乃寧考。昌功之意耳、如曰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如曰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如曰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曰終曰極卒、皆究竟前事之辭也、或者疑、辭有責問之意、豈謹也、化誘者、訓化開導而使之聽從也、首言曰人知武王之勤、提醒衆聽、下文却以究竟武王之事詰之、言今日天之所以閉塞畏謹乎我者、正是我成功之所、愧辭實語也、謂我化誘之辭的的誠實、故天輔之、天之輔之、

於何而見其考之於民乎則可見矣民之輔即天之輔也以此觀之是東征之役民情徃皆以為然故大誥一書專誥邦君等衆而無一語及民民獻十夫予翼即柴忱之實證也

陳揆曰以寧王寧人為文王固非以前寧人為武王曰臣亦未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武王

遠省謂顧念往事也極卒謂究竟而完成之圖功攸謂圖功之所在攸字與成功所之所字同義天

亦句言天不獨罔罔我而亦用勤罔民君民一本民之勤罔即與君身有疾同宣遠攻治之為快也

王曰止大命錢時曰此王曰又是一節然意實與上文相應越印猶言和我也

若昔之若輕若考之若如也意貫到下文救猶言保全或曰堂是朝堂與作室照看此說亦一致

若兄止弗救錢時曰此一轉語糾責邦君尤更明功若字亦到下文厥子蓋成王自喻也

王樵曰勸弗救是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尚遼

東浪死歌以相感動。

王曰止

肆哉責其苟安自肆非欲放肆亦惟十人即

民獻即亂臣非別人也蓋此哲人自其未仕時而

言謂之民獻自其既仕後而言謂之亂臣但十人

之為誰今不可指名試思人才之出古今為難矣

雖周室之盛惡能得賢哲之士前後各有十人先

儒憑臆畢竟不足信也彙纂疑蔡氏釋為亂臣十

人引孔傳民獻十夫未佐謂此節經文未嘗明指

武王時事周公在十亂之中亦未必自言及此似

曰說可並存愚謂此說似是而非且十亂人名無

傳鳥見周公必在其中與不乎厥室專指三叔即

上文邦君室之室也蓋武庚之叛在彼亦或有然

而於三監則執戈入室故曰胥伐後案校勘記引古本

亦庶邦家君阮元有說不取古本愚謂傳本或字批古本當為告宗

訛肆亦亘別大於文義為暢前寧人亦指武王此節言推所本則天也故

天惟喪殷若穉夫由所為則人也故予曷敢不終

朕畝予果終朕畝則天亦必休養之其曰于前寧

人者予之終畝即武王之意父子一體即休于武

王也兼謙詞

子曷止

若茲語類云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

曉不得愚謂文公此語信然此一節蔡傳尤為碎

讀今案敢弗句貫到疆土從率宜連讀言敢不於

此從率武王指定疆土手如是讀為允

微子之命

朱鶴齡曰愚謂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蓋

周以賓禮待之遂其罔為臣僕之心也

宋世家微子啓卒其弟微仲衍

立微仲立其子摯始稱宋公

樂記云武王下車投殷之後于宋

是以成王事為武王誤也史記云微子先封宋武
庚誅復申命之亦誤詳篇中語乃新立國非曰封
也

王若止無窮

錢時曰成王首呼微子為殷王元子而命之

便見得當代殷之意不名不臣之也

林之奇曰惟稽古崇德象賢此總言其所以封之

之意曰

象也者像也象賢謂以賢子孫肖先王者為先王
之象也

嗚呼止後裔之言後裔不專指微子蔡傳以崇德象

賢分貼此節及次節不必拘

亦惟止曰篤不忘曰字只是語辭篤不忘謂嘉之也

篤也

葉適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

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鄒季支曰抱祭器歸周事見史記然引此則又與

微子篇傳不協矣

慎乃鄒季支曰上公服命孔傳袒服命數孔疏云

服謂殷之本服命謂上公九命然孔傳於康誥明

乃服命但釋云所行之命反似明直也

往哉此句應上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不專指政

事融堂謂惟曰休養而已辭旨愈含蓄有味此說

是也

康誥

鄒季支曰康叔孔傳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此

以管蔡霍例之也鄭玄以康為謚号案今世所傳

汲冢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召

公爽、黃采、師尚父、牽牲，乃命召公、繹箕子之囚，命原公、衛叔，出百姓之囚，與蔡氏所引不同。宋、事也。朱鶴齡曰：書序謂康誥、酒誥、梓材三篇，皆成王討三監後，以殷餘民封康叔而作。史記、孔傳同。左傳祝鮀亦以命以康誥封於殷墟為成王事。今案篇中有朕其弟小子封與，乃寡兄勗等語，斷非成王所命。仲默之辯，明且當矣。但其次在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又不敢遽結書序為非。及考左傳云：周克高蘊、忿生以溫為司寇，又云：武王母弟八人，康叔

為司寇，史記亦云似康叔司寇乃繼忿生為之者，而康叔篇中情詞諄複，皆慎罰勅法之事，其曰外事，曰外庶子，曰外正，以衛事為外正，對王朝而言，然後知康誥雖作於武王而就國，則在成王時也。古者諸侯多入仕王朝，至春秋猶然。康叔武王愛弟，親賢之選，故以司寇官之。雖封之于衛，而不出京師，遙領大藩，或暫遣即封，司寇如故。觀成王末年，衛侯與大保畢毛諸公同受顧命，此可証也。周書作維篇云：武王克高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

俾監殷旬服、即邶鄘東、即衛也。世經亦云、管叔監衛、豈康叔留官京師、故管叔權領其任耶。三監之叛、康叔不與其難、及武康即誅、然後以殷遺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等、命之就國鎮撫。加地進律、當在此時。但如漢志所云、兼卑邶鄘、則必不然。以地大廣、非周制耳。後人因康叔就國在成王時、遂以康誥三篇、皆為周公作。互詳經傳、揆之事理、斯得其實矣。附蔡傳布茲、邠李友曰、史記注、茲者藉席之名、爾雅釋詁云、薦謂之

茲、荀子正論篇注、龍茲、即龍鬚席也。

朱鶴齡說有證、然但論篇次當在此處、其以首節為洛誥脫簡、仍沿蔡傳、就俾傳次條引陳師凱可見也。鶴齡既說至此、則首節亦蓋存。原文蓋武王之誥、在當時、而康叔專任國事、則在三監得罪之後、周公營洛之時、故首揭其時、而係之以武王之誥。若無首節、何自識專任在營洛之時、故宜以原文為正。如酒誥梓材事係妹王、康誥既有此首節、二篇亦是一套事、類次於此、不須另揭其時而已。

愚又有說、康誥酒誥梓材、古今文並傳、以為各篇、而三篇同是誥康叔之詞、則猶康誥有三篇也、如盤庚說命、泰誓亦各三篇、三篇每一篇更端、而其意則實相承、康誥酒誥梓材之相承、正與此相類也、然康誥首節四十八字、既以為周公營洛時事、次節以下至酒誥梓材、為武王曰誥、而篇末無收結語、則猶為可疑也、因攷之、梓材篇末、今馬惟曰、以下八十六字、明是周公之詞、所以結前誥也、泰傳則謂臣下進戒之詞、疑商脫誤於此者、以說太

可怪矣、凡疑錯簡脫誤者、必曰某簡當某篇、某在章前後、而今徒謂臣下進戒之詞而已、則此八十六字卒無归宿、古人經解有如是之鹵莽邪、愚乃知武王誥語止於惟其塗丹雘、而今王以下正是周公當時傳王命、且加以己意、以誥康叔者、也不特非錯簡、而與康誥首節相應、三篇相待如此、文理始全也、讀者須能誓之、

惟三上 誥治 孔穎達曰、冑下獨有邦、以五服冑居其中、故冑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

康叔專任在營洛之日。此節先喪其時也。次節已下。為武王曰誥。是亦史一體也。誥治之治。即治國政令。不必為孔疏所云。如文數高位厚薄溝洫之類。侯甸男邦。康叔就封於衛。衛為侯服。其民亦在和會中。即見與下文相印。

不敢止 錢時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正明德慎罰之實用也。

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怙。字句。冒。字屬下。冒聞于上帝。君爽亦有此語。王鳳喈云。冒。有上進意。戎

殷戎。是兵戎。與恭誓戎高同。左傳宣公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注以兵伐殷。盡滅之。此解是也。蔡傳戎訓大非是。寡兄勗勗。謂勉為此事也。蓋誕受天命在文王之時。而實為此事者。在武王之世。故曰寡兄勗。王曰止 錢時曰。上語畢而又再誥。故再著。王曰。以明更端。後皆準此。此下兩節。告康叔以明德之事也。雖然。知所以明德。而不知達其明德之用。則猶未也。汝之往也。更須敦求殷先哲王之所以保乂其

民者而以深又之抑猶未也。一國之民必有一國之習俗，而一國之習俗惟一國之老成知之。教化誘掖之方，疾徐緩急之宜，必有切中其會者。然老成之慮，若遲緩決非循小課近者所可與議。汝當大遠一惟高之老成人止宅其心無所變亂，則知所以為訓矣。夫治高民而未諸高先哲王謀諸高者成人，可謂的切猶未盡也。自高而上，又有古先哲王所以安民治民之道，不正一端皆可取法，又須別求闡而行之，而用以康又高民可也。嗚呼！

至哉！後世論德而不及治，論治而不及德，安知德即治也。治即德也。雖然，抑猶未也。未至與天同大，是本心猶有虧也。是明德之功猶未至也。一日而覺豁然，間明範圍，發育乃其本心所自有，謂之宏于天，信乎其大無間于天也。如此方是了康叔分內事，方是不堯王命。今民二字小頓，宅心猶言專心致志，惟宅心故知其訓。知字不輕，弘是橫充彌滿之謂，弘于天謂弘以格于天也。

袁黃有一說曰、荀子引書云、弘覆于天、若德裕乃身、此蓋脫一覆字、若德之若、猶言汝也、如注中若是二字為訓、若字則決裂甚矣、愚按此則弘覆之覆去聲、于天猶言如天、此說姑存、

注力 通行諸本、力作歷、

王曰止

不慙、時濶曰、今命尔為諸侯、非欲富貴尔身、乃委

疾痛於尔身耳、天心難奉、民心難安、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义民、

惠就心之仁言、慙就身之勤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先之勞之之無倦、民

忘其艱、故治民之要在心之仁與身之勤、不然則勞役之事、概生怨恨、古語意蓋如此、注訓惠為順

欠切、當、臯陶謨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與此同意、

己汝止 下文汝惟小子、蔡傳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

新氏 蔡氏於此無解、偶脫耳、

錢時曰、應如醫家應病用藥之應、切中其情之謂也、

鄭維嶽曰、作新民、全重作字、與以為善之利、施以振德之術是也、原兼教養言、新字屬在民說、非為在上者去新民也、蓋武王封康叔於衛而誥之、衛即紂之旧邑、康叔所治之民、乃新附之民也、故曰新民、

王曰止
可殺

陸鍵曰、慎罰之本、敬則明、明生于敬、下舉此二等以見例、肆赦賊刑、有虞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殷民情變而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匿情而未減于輸情、所

以儆頑矯枉也、

刑故無小、宥過無大、注引舜典、案舜典無此語、大禹謨有之、蔡偶誤耳、

王曰止
康又

錢時曰、有叙者、言可殺不可殺之叙、輕重上下秩然不紊也、

林之竒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所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哉、拳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
非汝止
則人朱鶴齡引或云、又曰二字當在首、與下條又

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
王曰上錢時曰外事者衛國之事也。泉司者王法之官也。

陳大猷曰以上言王朝用刑此章專言衛國之刑故以外重別之猶下章言外庶子外正也。
孔案以臬字為句錢時方曰陳第並司字連上讀可從但愚意司字與事字音近臬事或訛為臬司下文有同語以可證師殷罰有倫則謂殷湯曰法也湯王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其於刑法有倫無虐

最所宜師法武王政由旧何曾有一毫所增損况刑法之設殷民習知直以此治之亦易為焉故其所除者殷紂之虐法而已下文亦曰罰蔽殷桑意與此同孔疏乃曰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永故事之比也此說近似而實未的

要曰孔安國曰要囚察其要辭陳大猷曰謂結定其囚之罪王樵曰謂束而囚執之愚案說並與本注異要囚字康誥一見多方兩是見力呂刑無此名目

只是謂縛執為囚、無深義耳、王樵却是
王曰止用其義刑義殺、王曰止注察其宜於時者而用之、愚
謂注意雖善、本文其字無所指、案其字指上文殷
契、蓋紂王濫刑皆為無義、而殷家旧法本是義刑
義殺所宜用、所以著一其字、見殷罰之有倫、勿庸
以次汝討、次猶言遷就、謂率率事類以就已意也
而曰字、袁黃謂就心裏自說、非對人言、
已汝止乃知武王於康叔兄弟支愛、因先舉同心同德、况
其不忍之心、好生之德、人本得之於天者、無不同

也、注云、究其良心、極是、

凡民止自得罪、自是獨自、或為人誘陷、畢竟亦是自

也、注非是、越謂顛墜也、左傳管仲曰、隕越于下、與

此同、孟子引此句、警作閔、慙作譏、集注、越、顛越也、

譏、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曰取其貨、閔然不知良

其死、凡民無不忍之、蒙引謂閔、頽貌、可并攷、或謂醫

昏、字與昏同、亦一說、

王曰止大慙、亦元惡也、童言猶言死生存亡之類、鞠

子、稚子也、以稚訓鞠、見於尔雅、可從、康王之誥、無

遺鞠子羞、蔡亦以稚子釋、與此不同、宜歸於一、與
我之我、宜兼人我說、曰字是更端之詞、乃其之、乃
則也、非汝字訓、與下文汝乃其速由之、乃字同、刑
茲之茲、指子弟、非指父兄、言為子不孝、故其父亦
不能慈之、為弟不弟、故其兄亦不能友之、則人倫
之亂、畢竟自子弟之不孝不弟起、故刑茲無赦也、
孫繼有曰、周禮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自文王所
創^創立者、故曰作罰、
不率^上 率我 申時行曰、小臣諸節、即如今之印章、非行道

之符節也、

不率大憂、謂不遵常法之人、蔡傳大寘之法、可謂
強辭矣、前節元惡大憝、此節不率大憂、並是首揭
一大目、以矧字接之、句法可見、外字林之奇、謂指
衛、申時行謂貫至小臣、並是也、已字、或疑曰字記
以上文例之似是、

亦惟^上 用又 惟君指康叔、惟長指三卿大夫、乃非德用又
言躬行率人是謂德用又、不然唯威虐放命、則非
德又之謂、蓋以此結上語也、洪範又用三德、是治

國之要、不則大夫害于而家、諸侯凶于而國、此意
須并攷、

王曰止 據陳櫟說、爽惟是當時語、民迪吉康是一句

言民則可導之於吉康也、

申時行曰、迪字、兼身教言教說、作求、兼德化說、下

補刑在所緩意、矧今民以下、言民有可化之機、

注求 等也、蔡傳訓求為等、引詩大雅世德作求證之是

也、求與速仇通、君子好速亦可證、今檢詩集傳、求

字無訓、唯曰武王能繼先王之德、其意蓋為起而

求先世之德耳、蔡說與此異、

王曰止 鄒季友曰、案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

于天 上四句、元自為一章、自有傳文、後遂其傳文、故遂

以經文合於下章耳、下章傳首、有又言一字可見

今補之曰、言我不可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

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

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

王曰止 瑕於 裕乃下似有脫誤、姑就原文釋之、以字當為

使、字看、言寬裕不迫、乃使民自安也、瑕與遐通、遠

也

王曰止 康又

鄒季文曰梓材篇從尔雅訓肆為今此章亦

當從之

蘇軾曰高乃聽聽於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

所聽宜不高乎

我字當為自字看

王若止 世字

勿替敬典與上文罔不克敬典應簡末申我

其勿廢弛蓋以敬典也乃字重看猶言果能如此

酒誥

語類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

盜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

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愚案孔壁古文未出之前今文獨行於世漢儒所引多今文也如此篇今文亦有之然揚雄鄭玄等皆不見之何邪豈今文亦有存其名而亡其文者歟可疑

王若止 妹邦

薛季宣曰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沫邦衛

也

乃穆止 元祀

穆考後說為是周頌載見曰率見昭考朱傳

云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

王當穆故書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稱武王

為昭考、愚案朱此說確不可易、二孔及林之奇亦
與此同、而蔡傳存兩說何邪、祀茲酒、言酒穀氣之
精、其物貴重、唯宜薦之鬼神、以致其降格、非人可
濫用之物也、文王之言止此一句、惟天以下則言
文王之所以受命在敬鬼神也、天降命、謂天降命
放文王、肇我民、與前所云肇國在西土同義、有人
此有土、故民土互言之耳、惟元祀、謂文王惟以精
意禋祀格鬼神、蓋就文王祀茲酒一言演說之言
祭祀之重、如此、故用酒以祀之、則知其物貴重、非

可濫用也、蔡傳以肇民為天始令民作酒、本張南
軒、然強解甚矣、

天降止惟幸天降威、謂高受喪天下、我民謂畿內民庶、維
行謂盛行、非德行之行、

錢時曰、此書以德為主、首云用大、亂喪德、云德將
無醉、曰越小、大德、曰作誓、中德、曰天若元德、曰經
德、曰助成王德、曰惟德馨香祀、德字是一書之元
氣、苟進德、矣、百邪路、斷、何獨不醉于酒哉、
小子蓋兼指少壯、酒之用固在祭祀、次之用之養、

老其最可戒在少壯者

惟曰上惟曰與下文不惟曰我聞惟曰亦惟曰予惟

曰並是專言之詞惟字重看

用酒郭季支曰純大純字或屬上句或屬下句皆

當釋為專一之義訓大未妥肇敬見尔雅釋言郭

注引書云肇牽車牛

致用酒尚是致養老之用非自飲之用然用字內

含有承歡陪飲之意此飲蓋不必禁也

庶士止郭季支曰羞養蔡氏前羞字訓養後羞字訓

進均言克羞而異訓不可也案羞亦訓膳用禮所

謂庶羞也克羞者惟君謂能以膳羞奉苟老供君

上也惟語助辭與禹貢惟木同克羞饋祀謂能以

膳羞饋祀鬼神也

羞者惟君郭說是也養老陪飲君前侍飲其心肅

敬此時飲食自不踰節一醉一飽何必妨之克羞

饋祀有飲福受胙祭畢而讌亦有旅酬其敬心則

一也介猶節也此時介然中節不敢自放於是飲

燕用逸則逸亦德將惟樂非自暇自逸之逸無逸

逸字亦善惡兩用與此同正事是上文有正有事

之省語永不忘係武王非係天王曰止經德秉哲宜就心德說注分屬處已用人二

項支離有恭只是恭敬不專指責難越在止越在止

陳大猷曰庶尹衆官之長樂正酒正之類亞

次大夫服奔走服事者下士府史之類宗工尊官

百姓里居百官族姓不仕而居閭居者

助字蒙到尹人句注意可攷

我朝止祇保越怨不易祇與祇通適也保守也越於

也言適保守於取怨之事不肯改易即厥命罔顯

于民之實也不惟之惟亦虛用注訓思非是

王曰止予不惟若茲多詰猶言我不須如是之多言

但就古人一言而興亡之理了然不惟之惟只是

虛辭非訓為思撫于時撫順也猶皋陶謨百工惟

時撫于五辰之撫謂撫順於時也

予惟止陳揲曰劾愆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已所檢

制言在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

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

服休服采非官名、坐而論道、起而作事、猶天子首
三公、蓋賓師之類、如伊尹學而後臣之、孟子為卿
於齊者、
厥或止 群飲九峰因本文殺字、以為群飲為茲惡者、
其殺 然此誥專戒酒酒、其曰殺者、蓋示以嚴法耳、殺與
不殺、不必究論可也、
有斯止 有斯明享句、似宜屬上節、言殷人變更旧習、
于殺 能用我敘辭者、當有此賞賜也、呂東萊曰、明享、彰
明之使享祿位、愚案此說近是、本注有斯逗、明享

句、破碎巨讀、不獨乃事、謂事姑從於外、而心未忘
於內也、

王曰止 茲專茲於酒、乃司謂康叔所司、至篇末申言
于酒 上文矧汝剛制于酒之意、以歸責於康叔之身、蓋
人君之好惡、係一國之視效、是之弗自辨、而或時
讌飲、民之酒酒、其可禁乎、重茲康叔如此、注辨治
有司、欠切、

梓材

篇名梓材無他義耳、注比誓田作室為雅一句不

必言、因外說本吳才老、遽讀之似有理、然以今王
惟曰以下、為他篇脫簡則武斷矣、說載於康誥篇
首、茲不贅、

王曰止 達謂下情達於上無蔽塞也、與孟子不得罪

邦君 於巨室不同、又如上情達於下、則意蓋在文外、

汝若止 越只是虛字、釋為祭越非是、師、與百僚師

人皆 師同、指下文司徒等、亦厥君先敬勞、亦字承上說、

言不惟以言示之而身先之也、但謂後來、往謂前

日、宥謂罪降一等、非直赦之、

林之奇曰、以論語之所謂屬己、孟子之所謂厲民
觀之、則厲殺人者、不以其罪而殺之、故謂之厲敬

勞者、唐孔氏曰、即論語所謂先之勞之是也、

王啓止 申時行曰、效是責望、

攸辟 邦君御事、指監國者、自古王若茲監句、罔攸辟句、

言王者置監使如是監、無所偏辟也、辟非刑辟、

惟曰止 丹獲 陳櫟曰、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康叔

當曰、曰成就潤飾以終之、不可變成規、隳前功也、

若誓三譬、陳新安說為允、注區別所指、恐辟、

今王上 今王指成王、既已也、不必訓盡、此節以下、周

丕享 公傳成王之言、參以己言、以告康叔者、與康誥首

節相終始、說詳於康誥、宜并攷、

肆王上 肆故今也、王是成王、全是周公之言、迷民指

受命 妹土餘民、

已若上 監即監國、與上文同、惟王兼指先王、今王、

保民 注以正遏諸侯、全解遏作遏是、

尚書欄外書七

1175
125
7

